

佉留文字與四十二字門

徐真友 撰

正觀雜誌第九期 / 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本文自頁 7 至頁 21

本人曾經在《正觀雜誌》⁽¹⁾發表過有關佛教語言的文章，在佛陀時代，佛陀鼓勵聖弟子們使用人們熟悉的各種語言傳播佛法。

在佛陀時代於印度恆河兩岸諸國所使用的語言，其差異的程度，仍然在Indo-aryan（印度—阿利安）語系的範圍之內，不至於相差太遠。因此，聖弟子們在弘揚佛法的過程中，在語言的表達上不至於遇到太大的問題。

佛滅度後，其思想、教化綿延不絕，傳播至更遠的地方，有了更多的佛教中心，許多證據顯示於孔雀王朝時代，佛法的傳播還是使用以Indo-aryan語系的地方性語言為主，許多地方使用自己的語言講說、傳播佛教思想，甚至於以鏤刻圖像的方式表現，例如在Bharhut（巴赫特）發現的佛教圖像與文字遺跡等⁽²⁾，即可證明。

在西印度地區佛法盛行的某處，有一種通用的語言，在阿育王大力弘揚佛教時期，將這種語言傳到了獅子國（錫蘭），以這種語言傳播佛法而成了當地的佛典專屬語言，就是當今我們所謂的一巴利語⁽³⁾。幾個世紀之後，隨著佛教繼續遠離印度向南洋各地傳播，這種語言漸漸地融入各國各地，如緬甸、泰國、柬埔寨等地，皆不難發現當地用語滲雜著巴利語的語彙。

(1)《正觀雜誌》第一期 pp.68-83

(2)《正觀雜誌》第一期 p.72，（Bharhut 誤打為 Bhahut）

(3)《正觀雜誌》第一期 p.82

在印度最西北，一個稱為Gāndhāra（犍陀羅）的地方，佛教信眾以自己的語言傳達佛法，這個地方的語言也隨著佛法的弘揚十方而被傳播到印度以外的遠處。特別在後漢時代，由於Kuṣāṇa（貴霜王朝）的Kaniṣka（迦膩色迦王）的大力弘揚佛法，使得這種語言向四方傳播更為迅速，而演變成一種在西域、吐魯番盆地等中亞地區的通用語言。於洛陽及長安兩地找到的一些後漢時期的碑文，可以知道從安息、大宛、月氏等西方地區來往中國的僧眾或在家佛教徒也使用它。

現在，這個重要的語言，學者們通稱為犍陀羅語⁽⁴⁾，它對於古代的于闐、龜茲等中亞地區的佛典語言發生極大的影響，甚至於影響到最初傳到中國（後漢時期）的佛典語言，那麼，這種在古代一直沒有被正式命名的語言是否曾在中國的歷史文獻或中文佛典中出現過呢？直到目前為止，就筆者所知，雖然它不曾被正式命名，但卻被發現出現於中文的佛典中，本文即將介紹最早出現於中文佛典中，相關的一些發現。

我們曾提到，這種所謂的犍陀羅語，發源於印度西北，這個地方使用一種特有的文字紀錄這種語言，這種文字不曾被使用於紀錄印度其他的語言。

大約公元前 559 年，西北印地區被 Achaemenia 帝國佔領了大約一個世紀之久，那時候 西北印地區因為 Achaemenia 帝

(4) H.W.Bailey, 'Gāndhāri',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BSOAS), 11/4, 1946, pp.164-97.

國的佔領而演變出屬於自己的文字，但是 Achaemenia 帝國的文字還是由 Aramaic（阿拉米語）⁽⁵⁾文字演變而來，以上三種文字的書寫方式皆是由右至左，現在學者稱這種文字為 Kharoṣṭhi⁽⁶⁾，我們暫時譯為佉留文。

阿育王碑文是最早被發現使用 Gāndhāra 以及 Kharoṣṭhi 文字，其後於中國的新疆、印度西北部、巴基斯坦、阿富汗等中亞地區 Kharoṣṭhi 文字亦陸續被發現。在中國新疆考古發掘中也發現不少佉留字母殘卷，《法句經》是其中之一，今人名之為 Gāndhāri Dharmapada，在古代于闐王國和鄯善王國遺址中曾經發現了大量的佉留文字資料，在中國洛陽與長安也發現以佉留文字鏤刻的碑文⁽⁷⁾。

大約公元三百年左右，亦即貴霜王朝滅亡之後，這種語言漸漸不被使用。參考諸多中國古代歷史文獻，這種佉留文字似乎不曾被提到過，但在漢譯佛典中卻能發現它的蹤跡，例如《法苑珠林》等（饒宗頤著，《梵學集》pp.379-402，《中國典籍有關梵書與佉留書起源的記載》）。

(5)《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p.63

(6)《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p.324。《佛光大辭典》譯為—佉盧虱吒（vol.3 p.2761~2762）。《中華佛教百科全書》譯為—佉留文（vol.5 p.2416）。《中國大百科全書》譯為—佉盧字母（vol. 語言文字 p.324）

(7) J.Brough, 'A Kharoṣṭhi inscription from China',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BSOAS)*, 24/3, 1961, pp. 517-530（本文收錄於 J.Brough, *Collected Papers*, 1996, pp.203-216）；《季羨林教授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上卷，pp.119-131, Lin Meicun（林梅村），'A Kharoṣṭhi Inscription From Chang'an'.

目前，就筆者所知，《Lalitavistara》是最早以佉留文字書寫的印度佛典（以下縮寫為 Lalv），傳到中國後，至少被翻譯了三次，它們是：

西晉，竺法護翻譯的《普曜經》⁽⁸⁾。

隋朝，闍那崛多翻譯的《佛本行集經》⁽⁹⁾。

唐朝，地婆訶羅翻譯的《方廣大莊嚴經》⁽¹⁰⁾。

也許由於三次翻譯成中文的版本不同，而使得漢譯的三種版本在翻譯內容上有很大的差異，但值得一提的是，它們全都敘述了一段與佉留文字有關的內容。我想先說明的是，就最早從 Lalv 翻譯成中文的《普曜經》而言，它與現今梵文抄本的差異程度，要比後來翻譯的兩部經要大得多，茲摘錄如下：

《普曜經》

爾時菩薩與諸釋童共住，菩薩手執金筆栴檀書隸，眾寶明珠成其書狀，侍者送之。問師選友：今師何書而相教乎？其師答曰：以梵、佉留而相教耳，無他異書。菩薩答曰：其異書者有六十四，今師何書，正有二種？師問：其六十四書皆何所名？太子答曰：

(8) 大正藏，第三冊，p.498

(9) 大正藏，第三冊，p.703

(10) 大正藏，第三冊，p.559

梵書一 佉留書二 佛迦羅書三 安佉書四
曼佉書五 安求書六 大秦書七 護眾書八
取書九 半書十 久與書十一 疾堅書十二
陀比羅書十三 夷狄塞書十四 施與書十五 康居書十六
最上書十七 陀羅書十八 佉沙書十九 秦書二十
匈奴書二一 中間字書二二 維耆多書二三 富沙富書二四
天書二五 龍書鬼書二六 健沓和書二七 真陀羅書二八
摩休勒書二九 阿須倫書三十 迦留羅書三一 鹿輪書三二
言善書三三 天腹書三四 風書三五 降伏書三六
北方天下書三七 拘那尼天下書三八 東方天下書三九
舉書四十 下書四一 要書四二 堅固書四三 陀阿書四四
得畫書四五 厭舉書四六 無與書四七 轉數書四八
轉眼書四九 閉句書五十 上書五一 次近書五二
乃至書五三 度親書五四 中御書五五 悉滅音書五六
電世界書五七 馳又書五八 善寂地書五九 觀空書六十
一切藥書六一 善受書六二 攝取書六三 皆響書六四

如果我們注意 Lalv 的梵文抄本，它雖然也提到有六十四種書名，但如果與《普曜經》中所提到的六十四種書名相比較，不難發現互相符合的書名，為數大約只有一半。但如果以書號互相比較，將發現除了前五個之外，其餘完全不符。

參考 Lalv 的梵文抄本中的六十四種書名，發現有些書名有多種讀音，而於大正藏第三卷五五九頁可以發現這些書名已經被賦予羅馬化，並且賦予編號，茲列表如下，這些羅馬化的書名相信乃出自一位德國學者 Lefmann 所校勘的 Lalv 之中（1882 年印行，1902 年出版）⁽¹¹⁾。

- | | |
|--------------------|-------------------------|
| 1. Brāhmi | 33. Garuḍalipi |
| 2. Kharoṣṭhi | 34. Mṛgacakralipi |
| 3. Puskarāsāri | 35. Vāyasarutalipi |
| 4. Aṅgalipi | 36. Bhaumadevalipi |
| 5. Vaṅgalipi | 37. Antariksadevalipi |
| 6. Magadhalipi | 38. Uttarakurudvipalipi |
| 7. Maṅgalyalipi | 39. Aparagoḍānilipi |
| 8. Aṅgulyalipi | 40. Pūrvavideha |
| 9. Sakānilipi | 41. Utkṣepalipi |
| 10. Brahmavalilipi | 42. Nikṣepalipi |
| 11. Pārusyalipi | 43. Vikṣepalipi |
| 12. Draviḍalipi | 44. Prakṣepalipi |
| 13. Kirātalipi | 45. Sāgaralipi |

(11) Lalv 有三種梵文版本：1. Rajendra Lala Mitra Bibliotheca Indica 1877。2. S. Lefmann 1902-8。3. P.L.Vaidya Buddhist Sanskrit Texts 1958。近代日本學者，外國幸一 參考多種梵文抄本完成其著作ラリタウイスタラの研究上卷，1992。此書對於梵文佛典的研究貢獻良多（參考 J.W.de Jong，Notes on Lalitavistara, chapters 1-4，見 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紀要第 1 號平成 10 年 3 月）

- | | |
|----------------------------|------------------------------|
| 14. Dākṣiṇyalipi | 46. Vajralipi |
| 15. Ugralipi | 47. Lekhapratilekhalipi |
| 16. Saṃkhyālipi | 48. Anudrutalipi |
| 17. Anulomalipi | 49. Śāstrāvartā(lipi) |
| 18. Avamūrdhalipi | 50. Gaṇanāvartalipi |
| 19. Daradalipi | 51. Utkṣepāvartalipi |
| 20. Khāṣyalipi | 52. Pādalikhitalipi |
| 21. Cinalipi | 53. Dviruttarapadasaṃdhilipi |
| 22. Lūnalipi | 54. Yāvaddaśottara |
| 23. Hūnalipi | 55. Madhyāhārinilipi |
| 24. Madhyāksaravistaralipi | 56. Sarvarutasamgrahanilipi |
| 25. Puṣpalipi/Puṣyalipi | 57. Vidyānulomāvimisritalipi |
| 26. Devalipi | 58. Ṛṣitapastaptā |
| 27. Nāgalipi | 59. Rocamānā |
| 28. Yakṣalipi | 60. Dharaniprekṣiniṣyanda |
| 29. Gandhvaralipi | 61. Gaganaprekṣinilipi |
| 30. Kinnaralipi | 62. Sarvausadhiniṣyanda |
| 31. Mahoragalipi | 63. Sarvasarasamgrahaṇi |
| 32. Asuralipi | 64. Sarvabhūtarutagrahaṇi |

前文曾經提到，在《普曜經》所提到的六十四種書名之中，只有前五個與 Lalv 梵文抄本的前五個書名順序相符，而另一個中文譯本《佛本行集經》就發現有四十六種書名與梵文抄

本符合，這些書名並且隨附中文翻譯或註解。

以下就《佛本行集經》中的某些書名與梵文抄本做一比較。

1. Brāhmi 譯為梵天所說之書（今婆羅門書正十四音是）。
2. Kharoṣṭi 譯為佉盧虱吒書（隋言驢腎）。
3. Puskarāsari 譯為富沙伽羅仙人說書（隋言蓮花）。
4. Aṅgalipi 譯為阿伽羅書（隋言節分）。

第五種書名 Vaṅgalipi 於此譯本中未見相符者，但《佛本行集經》的第五種書名，瞢伽羅書（隋言吉祥）— Maṅgalyalipi 卻符合於梵文抄本中的第七種書名。

緊接於瞢伽羅書之後的耶寐尼書（隋言大秦國書）相符於《普曜經》中的第七種書名—大秦書，以及《方廣大莊嚴經》的第七種—耶半尼書。這個字雖然在佛典中的寫法不同，但是它的古代印度語言應該是 yavana 或形容詞 yavani，意指—希臘，yavani 指的便是希臘文字（從考古出土的一些遺跡中發現，從公元前約三百年乃至貴霜王朝時代，中亞地區仍然使用希臘文字，大正藏中所提到的書名中未見 yavani，但是近代學者外園幸一於所著ラリタウイスタラの研究之校訂中卻提到這個字出現於尼泊爾的梵文抄本，由此可證知 Lalv 的梵文抄本原先應該是有 yavani 這個字。西晉竺法護於《普曜經》中將 yavani 翻譯為大秦，大約在這個時代，中國的歷史典籍也提到大秦，但意指羅馬帝國，類此相關的一些有趣的問題，因為不在本文討論的範圍之內，故不再贅述）。

以上所述，可見本經於各方面的翻譯表現，要比最早的中文譯本《普曜經》更為接近梵文抄本。

以下我們再看《方廣大莊嚴經》的情況如何。

1. Brāhmī 譯為 梵寐書。
2. Kharoṣṭī 譯為 佉盧虱底書。
3. Puskarāsāri 譯為 布沙迦羅書。
4. Aṅgalipi 譯為 央伽羅書。

第五種書名 Vaṅgalipi 於此譯本也未見相符者，但本經中提到的第五種書名一摩訶底書，卻相符於梵文中的第六種書名 Magadhalipi，意指一摩揭陀國的書，這個書名未見出現於其他兩部譯本！諸多類此例證，再再顯示《普曜經》並非譯自梵文抄本，而是極其可能譯自犍陀羅語言；John Brough 一位英藉印度學教授的研究顯示更強化了這個可能性。

他注意到《佛本行集經》及《方廣大莊嚴經》其內容中的四十二字門與 Lalv 的梵文抄本一致，乃採用印度音節文字 (a, ā, i, ī, u, ū, e, ai, o, au, ka, kha, ga, gha, ...) 所謂的五十字母之順序排列⁽¹²⁾ 而《普曜經》其內容中的四十二字門卻未採用此音節文字字母表達，而是已經直接從印度字意譯成中文，於此，如果對照於印度音節文字字母，發現它也未按字母順序排列。

(12) J. Brough, 'The Arapacāṇa Syllabary in the old Lalita-vistara'。本文收錄於 BSOAS XL, 1977 pp.85-95 以及他的 Collected Papers, 1996, pp.450-460

摘錄這些已經意譯的中文片段如下：

1.「其言無者，宣於無常苦空非我之音」“無常”者梵文為 anitya、巴利文為 anicca、或者犍陀羅文為 anica。由此可看出此以 a 為字門。

2.「其言欲者，出淫怒癡諸貪求音」“欲”者，印度諸文字中梵文為 rajas 或 raga 或 rati，以 ra 為字門。

3.「其言究者，出悉本末真淨之音」“究”者，印度諸文字中梵文為 parama，以 pa 為字門。

4.「其言行者，出無數劫奉修道音」“行”者，印度諸文字中梵文為 carya，以 ca 為字門。

5.「其言不者，出不隨眾離名色之音」“不”者，印度諸文字中梵文為 na，以 na 為字門。

6.「其言亂者，出除濁源生死淵音」“亂”者，印度諸文字中梵文為 calana，以 la 為字門。

7.「其言施者，出布施戒慧明正音」“施”者，印度諸文字中梵文為 dana，以 da 為字門。

8.「其言縛者，出解刑獄考治行音」“縛”者，印度諸文字中梵文為 bandhana，以 ba 為字門。

以上共四十一句，其中許多不易了解，有牽涉到佉留文字、犍陀羅語言以及中文文字等問題，都值得繼續探討。但是我們已經可以很容易看出，此 a-ra-pa-ca-na 音節字母就是所謂的四十二字門。(13)

根據學者研究，此 a-ra-pa-ca-na 音節字母與佉留文字有關，考古證據更顯示古代的佉留文字的確使用 a-ra-pa-ca-na 的音節順序，例如英國圖書館內收藏著一塊碎木片，它來自古代鄯善王國，上面有一些以 a-ra-pa-ca-na 音節字母寫成的佉留文字⁽¹⁴⁾。

於古代犍陀羅地區發現一些佛典故事石彫，上面清楚地書寫著一些 a-ra-pa-ca-na 音節字母寫成的佉留文字，這個證據使我們連想到或許這裡就是 a-ra-pa-ca-na 音節字母的發源地，進一步推想，譯自犍陀羅語言的《普曜經》，最初出現的地點或許也不會離此太遠吧！⁽¹⁵⁾七十年前，一位法國學者 S. Lévi 提到四十二字門中的第三十九字 ysa，發 za 音，這個音非為一般印度文所用，而是中亞地區 Iranian 語系，以及犍陀羅語言中的發音⁽¹⁶⁾。

上文提到佉留文字還是由 Aramaic 文字演變而來，但是 Kharoṣṭhi 這個字彙究竟從何而來？Lalv 可能是最早被發現

(承上頁)

(13) 《望月佛教大辭典》，第二冊，pp.1945-1946，《佛光大辭典》，pp.1632-1633

(14) Thomas, Fredrick William, 'A Kharosthi Document and the Arapacana Alphabet', *Miscellanea Academica Berlinensia*, 1950

(15) Richard Saloman, 'New Evidence for a Gandhari Origin of the Arapacana Syllabar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JAOS)* 100, 1990 pp.255-273; Richard Saloman, 'An Additional Note on Arapacana', *JAOS* 113, pp.275-276。

(16) Lévi, Sylvain, 'YSA', 本文收入 *Feestbundel uitgegeven door het Koninklijk Bataviaansch Genootschap van Kunsten en Wetenschappen bij gelegenheid van zijn 150 jarig bestaan vol.2, 1778-1928*, pp.100-108, 1929 以及他的 *Mémorial Lévi*, 1937, pp 355-363.

出現這個字彙的印度文獻，而 Lalv 最早的抄本並非梵文，由此推斷 Kharoṣṭhi 這個字彙並非梵文，Lalv 的第二次漢譯本《佛本行集經》將它譯為“驢脣”，這樣的翻譯恰當嗎？參考《梵文詞源字典》⁽¹⁷⁾發現這樣的翻譯是一種 *volks-etymologie*（通俗變化語），事實上，Kharoṣṭhi 這個字彙有許多解釋，Khara 梵文可以意指“驢”，oṣṭha 梵文意指“脣”。梵文的抄本寫成 Kharoṣṭi 或 Kharoṣṭri，Khara 梵文意指“驢”，uṣṭri 可以與 uṣṭra 同義，梵文意指“駱駝”，如此看來 Kharoṣṭhi 這個字彙便意指“驢駱駝”？⁽¹⁸⁾

雖然沒有證據顯示於古代貴霜王國時期，所謂 Kharoṣṭhi 文字使用期，曾經出現 Kharoṣṭ(h)i 這個字，那麼到底《普曜經》中提到的“佉留書”所謂的“佉留”原來意指為何？以下介紹幾處相關之佛典，或許對於這個問題的解決幫助不大，但可供參考。

1. 玄奘所譯的《阿毘曇大毘婆沙論》有一段云：「汝頗曾聞諸梵書，是誰所造？（婆羅門）池堅報曰：我聞古昔有婆羅門名瞿頻陀，是彼所造……汝又頗聞盧瑟吒書，是誰所造？……婆羅門曰：我聞古昔有大仙人名佉盧瑟吒，是彼所造。」（大正藏第二十七卷五二三頁，下）。

(17) M. Mayrhofer, *Kurzgefasstes etymologisches Wörterbuch des Altindischen*, Band 1, p. 303 Band 3, p. 689

(18) *L'Inde Classique, Manuel des études indiennes*, pp 667-670 ; J. Filliozat, *Paleographie*.

2. 《百論疏一卷》：「瞿頻陀婆羅門造梵書，佉盧仙人造佉盧書，大婆羅門造皮陀論。」（大正藏第四十二卷二五一頁，中）。

3. 《日本安然悉曇藏一卷》：「胡字謂之佉樓者，佉樓書者，是佉樓仙人抄梵文以備要用，譬如此倉、雅、說、林，隨用廣狹也。」（大正藏第八十四卷三六九頁，上）。

於本文中，本人想說明佉留文字與四十二字門有關，這個名稱“佉留”是文字的名稱而非語言，雖然後人繼續使用“佉留”這個字眼，但僅僅止於字面上的意思而非關語言。a-ra-pa-ca-na這種古老的語音順序至今仍然在繼續使用，但不知道何時演變成了四十二字門？為什麼是四十二，而非其他數字？為什麼可以繼續用到現在？最有可能的因素：因為，它在Lalv中出現過⁽¹⁹⁾。

由此同時我們也了解到“梵”這個字，也僅僅是文字的名稱而非語言，後人卻賦予它代表了一種「古代古典的印度語言」，這個問題我們不再贅述，近代，大約清末時代，學者開始研究這些古代文字，他們需要賦予這些新發現的古代語

(19) 郭忠生，試論《大智度論》中的「對話者」，《正觀雜誌》第二期 p.124。

言一個稱謂，因此就被稱為「Brāhmī」⁽²⁰⁾以及「Kharoṣṭhi」⁽²¹⁾，那麼這些命名的根據從何而來呢？只因為，它在 Lalv 中出現過。

(20) 《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p.309，譯為「婆羅米字母」。

(21) Kharoṣṭhi 這樣的拼寫，乃學者公認之標準寫法，而非 Kharoṣṭi (少了 h)。
但在 Lalv 中都寫成 Kharoṣṭi 或 Kharoṣṭri。根據《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p.324，中譯為「佉盧字母」，《佛光大辭典》譯為「佉盧虱吒」，《中華佛教百科全書》譯為「佉留文」見(6)。